

篁軒記

紀果庵

將自己作事讀書的地方命了這樣的名字，並不是要學風雅，實在因為目前正有一大叢細竹，又是自己栽的。查說文篁字云：

「篁，竹田也。」段注：「戰國策，荆丘之植，植於汝篁。西京賦：魏謩敷衍，編町成篁。漢書：篁竹之中。注，竹田曰篁。今人謂篁爲竹，而失其本意矣。」

這樣說，篁雖有誤解作小竹的，但其爲成叢之竹，則顯然不錯。優名類聚鈔木部竹類云，「篁，竹叢也。」猗谷棧齋注云：「廣雅作竹名，按竹叢之訓見漢書嚴助傳注引服虔」。則更分明。爾雅無篁字，且連衝風洪澳的「綠竹」，都不作竹解，而以爲「藹藹」的。陸疏：「似小葉，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虫。」又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水經淇水注亦謂非竹，這很糟，我以爲古代黃河之曲是與今日的黃沙漫漫大不同的，譬如梁孝王的兔園，洛陽的金谷園，在意象中都應當是很有江南之風，竹子是不可少的。如今則千脆一句話打破，於

是荒涼成爲自古有之的了。所以自從渡江，對於竹子特別注重。竹田在此地頗爲不乏，例如三步兩橋和清澗山一帶均甚多，早先我是以爲秋天格外好，各種應當凋落的全凋落了，沒有可觀的蕭條障目，正是極目蕭然的好天氣，遠遠的幾片豐體的竹林，多麼拔俗清絕呢？如今在春天也看見了，那萬竿齊發的生氣可又不是秋天可比，大竹一長出來就是那歷巨大挺直，令人欣悅與興奮，乃至於驚異，碧綠的外表上覆蓋着一層白霜，李羅說先生告訴我他寓園中新生的的一株大竹，高已兩丈餘，其成長不過五天！松柏雖也可貴，但長大却難，如此歲月，有使人不能忍耐之勢，當晉室之末日，知識分子都到竹林去狂放無羈的遊宴，豈亦有感於斯乎？現在清談正是被罵得體無完膚，說了這樣的話不免與「時務」相違，但研究歷史的人，總喜歡以亂世比亂世，比來比去，比不出好意壞來，也只好算作無可如何罷。

現在還是回過來說說自己的事。當前種竹，也不過那麼一點意思，正古人之所謂聊以寄意。始而恨爲這些細竹之不能長

大起來惘然，既而知道這是品種的關係，不是培養與土宜所致，也就釋然了。去年曾寫小文曰「南方草木狀」，記此數十年的簡短歷史，此刻意念也還是如此。可是今春細笋滋生尤繁，有好幾隻是掘破了水泥地皮而出來的，雖然其梢頭稍稍有點彎曲，其可驚固不在李氏園中巨竹之下。數日來出笋日明已過，放出比枝幹更綠得新鮮的葉子，我的欣悅，殆不可言，大約此即古人「吾亦愛吾廬」的意思歟？慚愧不能說出，只有多從窗子向外望望。而且竹下忽然生了紅色的草莓，醜態得使人奇異，因為不是由於培養，瘦小的果實全無味道，但對於我而言，却總是一種安慰。在沙漠裏，一株狗尾草或芨芨草都是給人莫大舒服與快樂的。

亂世人事升沈是突然而不可懸擬的。雖然是這麼一個小院落，却亦有其應有的變化了。——但我却一直固守着四年前的老屋。有人以為太拙笨，有人以為很好，在我都是無所容於心。我心裏所要求的乃是長久的安定與寂靜，固然，一般人未嘗不是如此，然爲了安定先須活動，爲了寂靜而謀躁進，不容氣的說，都不爲我所取。安定本是沒標準的，馮諤作歌，有了魚還要車，在此種心情之下，別人認爲安定了而自己還是不足；另一種則是「身在魏闕，心存江湖」，嚴子陵所以必須過癮的生活，豈不徒然爲富春江的景色好；張季鷹想草菜鱸魚，更

非爲了口腹之欲也。當我初來這裏的時候，竹子還沒有，一切都是破陋不堪，牆上的臺粉是我刷的，地上的地板是我釘的，一只桌，一把椅，一盞燈全是我自己預備的。熱鬧而紛繁，天天跑到外面去「應酬」，在家裏來了客也「應酬」，端端茶杯，擺擺手，笑一聲，看一眼，全是爲了別人不是爲自己，而這爲自己又是出於一種強迫的力量。有時端起了急就章的蛋炒飯，事實上總是到下午兩點左右了，一面用調羹胡胡塗塗吃進去，一面注視着當天的報紙，可是到不了半飽，又有人來找了，不會說謊話，抹抹汗，穿上長衫又去「應酬」。除非到晚上十點以後，關起房門來臥到床上去長嘆一口氣，此外是沒有片刻爲我所有，像這種生活的形態，不少朋友反而羨慕，不少一般人是莫測所以，說是世俗的「安定」，毫無疑義的轉得上面有餘。但是我瘦了，食量減了，健康情形壞了，這是安定嗎？我有點不大相信。我只覺得這樣活下去不行，還是趕快回到「初服」爲佳。於是先在職業上感覺了可以變更生活的道路，漸漸脫離可以擾亂寧靜的種種，客人雖則仍然往來，但已不再糾纏於我，古風中印有紅格子的公文紙漸少，而線裝的以及破舊的洋裝的書漸多，久之，好像有點「心遠地自偏」了，可以有閒暇運用自己的筆，有地方讓獨閱的書侵佔，有時間給海墾。然而至，甚至於有工夫有一場「病」了。

這才覺得前階要種一片竹，很遠的，從一個僧寺那裏討來的竹根，深深埋下去。時間過了，當秋天，葉子一如院外梧桐，黃而凋萎的樣子，使人對着這種不該有的憔悴生輕輕的厭惡，好容易熬過多雪的冬天，第二年春日不過濛濛的十幾竿，菊是沒有，並且友人告訴我這不是毛竹，永遠不會有，我如上文所云，惆悵。但到第三年却有了新篔，直至今年連水泥地也穿起來為止，差不多他們成了在這附近——只有污濁的小河與專門在大門前晒牛糞和排洩大便的區域——唯一的竹林，不要因為向前走不了十步就是灰色的牆而難過，須知若沒有這一片綠色就更無法安排疲倦的心神。我無論如何，被這古屋與竹叢所滿足了。

現在這裏不大有什麼來客，這是應當有的現象，蓋前面所引的「心遠」之說還不夠，實在是人也遠了。正好，我願意容應的沙發上有塵土，願意工人閒得伏在桌子上假寐，我欣賞門外梧桐上的鳥巢，我側耳靜聽竹叢裏的鶯鶯鳥語。幽深的走廊上晚間有蛛網而無燈。乳色的燈罩只供白天欣賞，晚上則是螢與蚊的世界。假定有什麼事而必須晚上來的話，要摸索，要有點爲夜色所恐懼，好像有什麼幽靈。自從人事漸閒以來，原有的電鐘拆去了，電扇更無有，高興時坐到晚飯後還不知回家，也不知是驚醒了，讓自己的孩子三次兩次來催吃晚飯，今年索

與連日歷都沒有了，譬如說，今天本是星期三，我就說成星期四而到某校去上課了，及至見了學生，才知不是，大家都在笑，而我却有忘機之欣然。如此，又並不是不去作事，早晨六點鐘來到這裏和許多年青人體操，跑步，唱歌。看管他們怎麼長大，學習，自己也研究着怎麼長大，學習。關心黃楊冬青的葉子不要被虫咬壞，關心牆上的書籤是否凋零。把芭蕉移到土壤好而易長的地方，看青年人們抱着鋤頭種番薯，把瓦礫圍出來，使荒涼變爲整齊與生產。古詩人種豆南山下成也稍有一些這樸動機，雖不敢相比，心向往之總該被原諒，許可。用最大的體力但用最少的思想去處理所謂公事，留下一部分精神還是爲自己讀書。書是讀得毫無成功，但這是嗜好與興趣，替別人盡了力，同時也可以有資格和力量看一點願意看的文字，也就覺得報酬很不少了。

所以坐上客常常也有書友，沒有力量買好的版本與大的數量，但知道一下價錢和書林的滄桑也是好的。比方說，前幾天費盡力氣才買得成的一部嶺南文集自己以爲是很貴了，可是今天書店告訴我有人願意出一倍的價錢了，我自然是不賣，而心上終於有了勝利的愉快。利己心原是偉大的呀！自己所收的少少的幾本書，還是不肯放在這裏，多半是放在家中的。這兒書架上零零亂亂都是沒什麼用的東西，例如好是很好但是不大

願意看的金尼爾的西儒耳目資，朱士嘉的中國地方志綜錄，只好請他們坐坐冷板凳。有一部分期刊，因為不全又非愛好也遭同樣處分，北平研究院的院務彙報和萬貫便是其中之一。直到前天偶然翻到廿六年六七月份出版的萬貫才知道還有自己所寫的文章，好像他鄉遇故知，儘管文章不好，也細細閱過一遍。大約是去年，看見一個稀熱的書店收來許多本東方雜誌，說是要論斤出售了，因為零賣不合算，我心中有不少珍惜之意，順手取四十餘冊，有的是廿六年八月出版，亦是在北京不曾看到的，而且有一冊裏竟夾着一小本文學的戰時版，這都使人有意外的高興。像這裏的書之凌亂，幾乎是任何地方所沒有，去年我在文載道兄書齋看見那麼多整齊齊齊的書廚書架，冬天在北平，又看到不少師友的書齋，雷明凡淨，其幽遠與古意皆非南方所可及，甚至一只印色缸，一丸墨，也有北平應有的特殊色調，凡此種種，我這裏都沒有，有的只是蕪雜，一如我的為人。被老鼠咬破了的蘇州印本古逸叢書，被翻得七零八落東一堆西一本的文明書局印本筆記小說大觀，因為剪取沒帶一士隨筆而拆散了的幾年的國聞周報，中國部分已持回家中，只有日本部分的書道全集，一直臥在桌上永沒動過的九通彙編，這些在可愛與不可愛之間的東西，已竟把屋子弄得塵地毫無。但最足以助長凌亂程度的還是那些文件報紙和信札。我是十足的「慣

通作答愛書來」主義者，如果一天沒有朋友的信，便似青年人等候愛侶似的焦灼，憂鬱。而不是我所願意看的信件，又是如此的厭倦，鄙夷。這樣，面積約二十方尺的桌上就縱橫着不知多少亂紙和信件。我是不許別人給我整理的，在亂紙亂信中，正有頂喜歡看的東西，如果你一下子都放在字紙籠裏去，豈不糟糕？從許多信件裏翻出一封應當趕快答的信，立即拿起筆來寫了，發了，也是一種痛快與發洩。我常一氣寫七八封信，可也是許七八天都不寫信。對於喜歡的信，本有保留的決心，但是到了實在應當清理一下的機會，則又急驟得忘了這風願，於是不分青紅皂白丟下去了。從廢紙籠中再細細檢查要保留的信，也是我的家常便飯，這都使人笑我的膚淺，不深沈，安靜。可是，沒法子，我不大願意學西門約去佩韋的，其理由，在一文曰「說嘆怒」者已講得明白，請參閱。

像這種脾氣那就談不到精密了，我厭倦數學，厭倦一切水磨工夫，討厭商人，不敢看音韻學和專門考證的書，怕見心思太細的朋友，如穿了新長衫總怕污損了的一類的人。如果爲了有事找我呢，還是請男頭男腦說說的好，如果問談呢，大家有工夫，痛痛快快的，却也很希望。雖然太世俗，好像也還有點人生的道理。我常常主張一個淺陋的說法，服務應當全存想道，作文，談話可以不必。這裏所謂想道，實即指爲人而言。即使

要利己，也還是替大家多想想的好，不然恐怕究竟是危險，至於文章，那可管不了許多。若是專門替別人呼聲，那只能叫做奉命，或是出賣，不如沈默的人反而得勝。我是拿文字作為乾鳥掩護頭部的沙坑的，乾鳥明知在後面有人攻擊，可是頭的安全還是要顧及，這比喻也許不恰，因為原來正有掩耳盜鈴的意思，我則姑且斷章取義罷，無論如何，只想維持思想的自由。假如世界真的到了末日，不容我們的頭腦在沙坑裏冥想一二的話，那再由他，此刻現在，似乎還無須在靜室焚香，謝天謝地罷。因之，沙發上坐的友人，大致是胡天胡地的多。可以說同那上面擺著的許多亂書一樣，——這沙發平時大都是書報的坐椅，有人來暫時移開一下——有點內容而不完全空殼。

你比方真避心物外的話，却也不必對所愛十分關心。即如窗前竹子，固然可愛，我却也未時時刻刻注意他的生長，或是加以有意的培植，猶之宋人掘苗助長；其實世俗還是像這樣的聰明的愚人多，故英國也有戈登的賢人的民謠。例如有一時期我種大藍花，一塊塊埋下去，朝朝暮暮盼他生芽，長葉，開花，結子，可是偏偏才長出的嫩芽就被雜糧吃掉了，或是長了密密的蚜虫。任憑多麼勤動的灌溉，還是沒有在一旁野生的蒲公英肥美，想不到的一朵金黃色的小花會在剎那間開放。慢慢我有些明白這道理了。雖然第一年種竹的時候為他們的焦枯

而急燥，到後來，事情一忙，形得干淨，面面相覷，我以驚異的微笑了。這菊又不必每天去看，忽然就高過樓際，正可以想起昔人「新菊已成堂下竹」的詞句。你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意境，都是包含着這種意外之突然在內的，雖則這突然也是漸漸而來，但出於人為就不行。這不只是可以讓人悵悵，實亦大有愉悅，「綠樹發華滋」，亦復如是。幼年家中小園有一片白楊，至暮春時，忽有暗綠色的大葉子，我便幼稚的唱着從小學校學來的歌了。我想，人生的道理有無與此相同之處呢？似乎是有，也不容易具體的說，總之，我為我的笑拙掩護，我對於自己，向來是不肯「掘苗」的。

除去自己辦事讀書的老屋之外，尚有好幾間餘屋，從前也都是人語如潮熱鬧之至的，現在則剩下「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春自綠，對於竹樹之類，人們的廢棄，便是他們的茂盛。可見人類也只有向自然掠取，壓榨。竹子附近即廁所，從前足跡不斷，往來既多，下可成蹊，竹之不能暢生機亦是當然。現在則有較為自由的空氣。不關心也有其不好，去年院子裏一只荷缸因為不傾去積水而凍裂了，今年無復亭亭的荷蓋。可是自荷花移植以來，也不會好好開過半朵花，大約還是不耐久曬笑縮裏。如此說來，這正是自然對於人類的反攻。這老屋外鑽出奇的高，而又繼以「天下為公」之門額，與雲葉細荷，殊為不調

。據云，乃曾爲一要人辦公的所在。遮避着外面的清新空氣與燈火是不好的，而且她這一小叢竹子開在這一點地方來自私更是不好的，但怎麼辦呢？不要說沒有那種力量，即是牆上長了那麼多的薔薇花，已竟使人覺得破壞了可惜。今春薔薇多蟲，牆也因為多雨而剝落了，如果有一天，它會傾圮了的話，我想一定不再修理，也應該讓這僅有的竹叢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氣，并且使外面的人可以對他「極目」了。三十三年六月九日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經售好書

西洋雜誌文觀止

何文介等譯

白報紙精印全部四卷
廉售四百元

天下文章

何文介譯

白報紙精印廉售五十元

藝術漫談

豐子愷著

道林紙精印廉售百五十元

紀果庵論（作家論之一）

陳慶作
下期預告

牛天賜傳

老舍著長篇小說

白報紙印每冊百二十元

櫻海集

老舍著短篇小說

白報紙印每冊百二十元

老牛破車

老舍著創作經驗

白報紙印每冊五十元